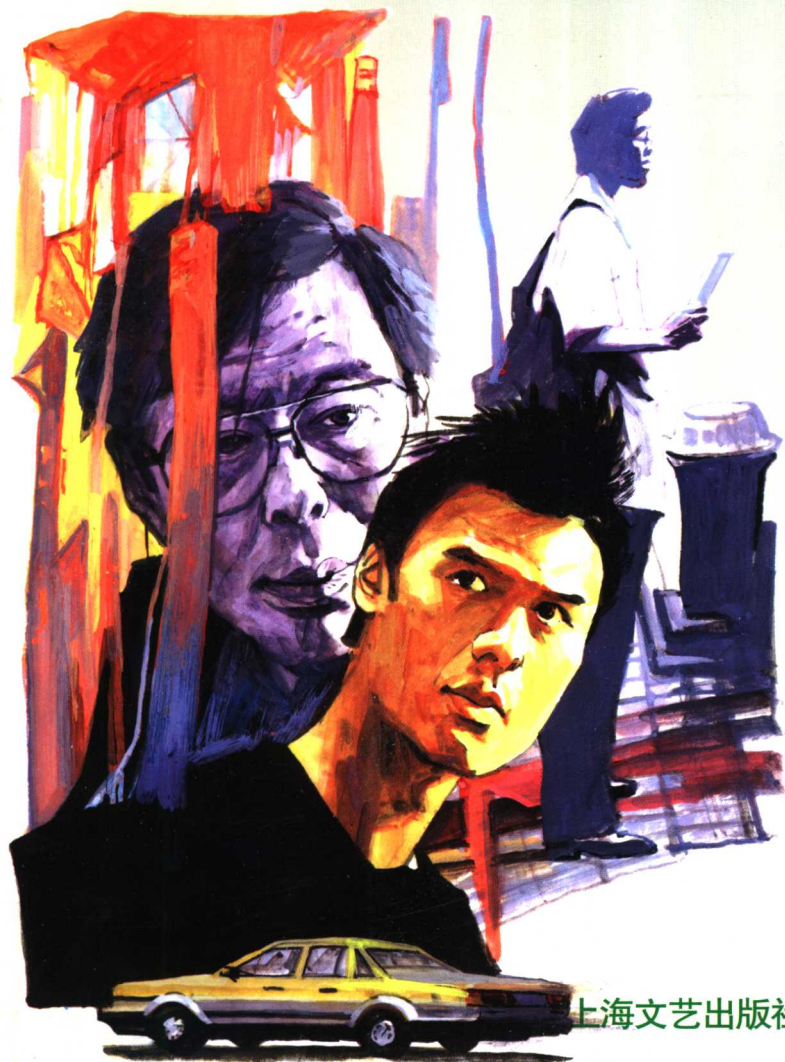


故事会®

金栏目·中篇系列 STORIES



密访曲家屯

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故事会

孟仁目·中篇系列STOP

屯家曲访密

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密访曲家屯/《故事会》编辑部 - 上海:上海文艺出版社,2003.8
(《故事会》中篇系列)

ISBN 7-5321-2578-5

I.密… II.故… III.故事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I247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61583 号

责任编辑:陈中朝

封面设计:李宝强

密访曲家屯

《故事会》编辑部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地址:上海绍兴路 74 号

电子邮件:csbcm@public1.sta.net.cn

网址:www.sbcm.com

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交通大学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5.125 字数 114,000

2003 年 8 月第 1 版 200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20,000 册

ISBN 7-5321-2578-5/I·2030 定价:10.00 元

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

T:021-54742915

目 录

密访曲家屯 (1)

地委书记收到一封落款“老房东”的信,拆开一看,里面没一个字,只有十片地瓜叶。他望着地瓜叶,泪水在眼眶里直打转,当即派人前往暗访。哪知不访不知道,一访吓一跳!

公开的幕后戏 (19)

上级投资 300 万修建一所希望小学,县里几个建筑队闻风而动,八仙过海,各显神通,都来抢这块天上掉下来的馅饼。有个建筑队挖空心思、不惜血本、终于中了头标。不过,故事还刚刚开始……

风雨百姓家 (38)

“当官不为民作主,不如回家卖红薯。”这话说起来动听,做起来却也不易。你瞧,刘彬这个平头百姓,想开个小吃店养家糊口,不料店未开张,麻烦却找上门来……

黄牌警告后 (59)

俗话说:新官上任三把火。这魏大乡长上任烧的第一把火便是“评两户带中间”,谁评上富裕户,披红戴花挂红牌;谁评上特困户,门口就挂黄牌牌。林丽丽这个要强的女人为了摘掉门口那可耻的黄牌,可惨了。

苦了王老虎 (79)

老虎沟的王老虎,天字第一号老实人,然而就两三天工夫,他不但惹怒了年轻后生,还得罪了村子里父老乡亲 and 村支书。可王老虎说他是冤枉的!

模仿天才 (95)

有个聪明机灵的小伙子,小工人一个,可他有个大能耐:会说各地方言,模仿各种人的声音。想不到他凭这能耐竟能为民除害,捉出一条大蛀虫……。

阴影下的红十字 (112)

一位医术精湛的外科医生,在接受抢救一个被汽车撞昏的局长时,竟然莫名其妙地卷进了黑色漩涡,面临生死抉择时,他将如何动作?

善良无敌 (134)

派出所所长,自恃有权有势,独霸一方。可他做梦也没想到,有一种力量,可以帮助弱者战胜强权,正义战胜邪恶!

密访曲家屯



1. 怪信告状

这天下午，地委书记吴铁山正在办公室里批阅文件，秘书小刘给他送来了一封信，他接过一看，不禁怔住了，只见信封上写着：“吴铁山收!!!”落款是“辛安县石门镇曲家屯老房东”。吴铁山凝神看着，久久没有拆开。又过了好久，他小心翼翼地撕开封口，一看，里边不见信笺纸，只有十片刚晒干的地瓜叶子。吴铁山双手捧着这几片地瓜叶，只觉得手头沉甸甸的，他看着想着，不知不觉泪水就在眼眶里打起了转……

那是1966年的春天，十七岁的吴铁山，中专毕业后，被分到

县委机关工作。可他上班不久,又被派到石门公社曲家屯去搞生产救灾,那时凡是下乡的干部,不论职位高低,一律实行“三同”,吃住都在群众家里,吴铁山被安排在曲林茂家,那时曲林茂二十岁出头,他的父母都已年过半百。两位老人待吴铁山比自己的儿子还亲热,那年正是荒年,家家户户都是地瓜叶当主食,两个老人见吴铁山细皮嫩肉的,又刚从县委机关下来,怕他吃不了这个苦,更怕糟蹋了身子,就在给吴铁山吃的地瓜叶饭团里多加了一些玉米面。不过,一张桌上两种饭食,吴铁山很快就发觉了,怎么说也不管用,最后只好用“绝食斗争”的办法,才算和曲家同甘共苦。

有一次,吴铁山病了,高烧不退,滴水不进,风雪之夜,曲林茂硬是用小推车把他送到了公社卫生院,没日没夜地陪了五天。出院后,吴铁山到供销社买了一斤鸡蛋,曲大娘每天给他煎一个荷包蛋吃,可是吃了十天,吴铁山买的那斤鸡蛋一个没少,他每天吃的,全是曲家唯一的那只老母鸡下的蛋,吴铁山感动得直流眼泪。

吴铁山在曲家屯一住半年多,他回县以后,一有机会就来看望老人。两个老人也常叫儿子曲林茂,带些花生、地瓜、红枣之类的土特产,进城去看吴铁山。曲林茂比吴铁山大了几岁,吴铁山就叫他大哥。后来吴铁山调到省城工作,两位老人也相继去世,因曲家屯和省城相距太远,也就没有来往了。

今天夏天,吴铁山又被派回来任地委书记,开始,他老牵挂着这事,总想抽空去看看曲林茂,终因工作繁忙,一晃又是半年,也没挤出时间来。今天吴铁山突然收到曲林茂这封怪信,心头顿时像被刀刺了一下:吴铁山啊吴铁山,看来你这官真的是做大了,想到当年的地瓜叶和荷包蛋,哪怕是省长,也该抽空去看一看呀!不过,吴铁山猜不透曲林茂写这信的意思,是对他忘了老

房东有意见，还是碰上了什么为难事……吴铁山深深叹了一口气：“林茂大哥，我对不起你，我忘恩负义啊！”

最近几天，地委正在召开一个重要会议，是脱不了身的，于是吴铁山立即叫来信访科长杨竹平，郑重其事地吩咐说：“明天你到曲家屯去一趟，我有个叫曲林茂的老房东，今天给我来了一封无字信，我估计，他一定碰上了什么困难和问题，你先从侧面了解一下，必要的话也可以直接找他谈谈，过几天，我一定去看望他。”

杨竹平说：“我老家离曲家屯不远，路很熟，一早就去，当天就回来了。”

听这么一说，吴铁山的心总算有了几分安宁……

第二天天刚亮，杨竹平吃了早饭，穿一身极其普通的便装，坐上早班公共汽车，只两个多小时就到站了。他下车后又步行三四里路，便到了曲家屯。杨竹平刚进村口，一个老汉正赶了几只羊走过，便走上前去问道：“老大爷，这村有个叫曲林茂的吧？”

老人站住脚，打量了杨竹平一番，这才答道：“有啊，你找他有什么事？”杨竹平说：“我是杨家庄的，从这里路过，没有什么大事，顺便问一问。”

老人瞟了杨竹平一眼，又小心地看了看四周，见没有人来，叹了一口气说：“唉，人倒是好人，就是心太直，又好管点闲事……他去告村支书曲跃进，被打手队抓去，一顿毒打不算，还关了两天，要罚他五百元钱。这个曲林茂又很倔犟，服井绳不服竹竿，罚款不但分文不交，还说要到上边告他。曲跃进哪能服输，就给他暗亏吃，十多天前，给他家放了一把火，幸亏四邻救得急，四间屋烧了一间。曲林茂报告了派出所，人家连看都没来看一眼。唉，自古以来，都是好汉不吃眼前亏啊！”

“什么？打手队？”杨竹平一听，连眼都瞪直了：现在怎么还会有这种乌七八糟的勾当？他接着又问：“村支书有没有问题？”老人说：“唉，问题可多啦，打人骂人，欺男霸女，贪赃枉法，吃喝嫖赌。可是没人敢说，谁说谁遭殃……可苦了我们老百姓啦！”

杨竹平又问：“这样的干部，上边就不管吗？”“上边？镇上姜开伦是他的后台，根子可硬啦！”老人说着，无奈地摇了摇头，甩着鞭子追赶羊群去了。

杨竹平感到心头像压了一块大石头，沉重得喘不过气来，他想，今天不能去找村里的干部，应该直接去找曲林茂谈谈，再向领导汇报。杨竹平拿定主意，便进了村，这时，正巧碰上一个剃

光头的青年，就上前问他：“同志，曲林茂家在哪里？”

光头青年见打听“曲林茂”，顿时脸色一变，用敌视的眼光看着杨竹平，问道：“你是干什么的？找曲林茂有什么事？”

杨竹平见他横眉竖眼，看着不舒服，顿时来了火：“找曲林茂就是找曲林茂，你管我是干什么的？”光头青年把眼一瞪：“我当然管得着啦！你找他到底干什么？”杨竹平寸步不让：“我找他干什么，还要向你请示报告吗？”光头青年立时火冒三丈，怒



喝道：“我看你就不是好人，不是盗窃贼，也是流窜犯！”杨竹平平时呆惯了机关，出出进进的人都是和和气气的，哪里受得了这档子窝囊气？他气愤地质问道：“我是盗窃贼、流窜犯，你有什么根据？”“根据？我这嘴就是根据，你不服？跟我走！”伸手就去抓杨竹平，不料杨竹平身板子壮实，反而被他摔了个趔趄。这时又从对面跑来一个黑脸汉子，光头青年急忙喊道：“大楞，快来抓这个贼……”

2. 初次较量

那个叫“大楞”的黑脸汉听到喊声连忙奔了过来，双拳难敌四手，不容分说，杨竹平被两个家伙死死扭住，拖着就走。

杨竹平被带进了一个小院，又推进了一间黑暗的屋子里。杨竹平现在竟然成了黑牢里的囚犯，怒气难平，便使出了撒手铜，他对那两个家伙说：“马上把你们的村支书叫来，马上打电话把镇长叫来，我有话要说！”

两个人一听他口气这么大，估计来头不小，立时愣住了。那个叫大楞的忙给光头青年使了个眼色，光头青年立即转身走了。

一会儿，一个四十岁左右的人急急赶来，一进门就笑嘻嘻地说：“我是曲跃进，你贵姓？”

杨竹平从上衣口袋掏出工作证，不卑不亢地递给了他：“请你看看，我是不是流窜犯、盗窃贼？”

曲跃进打开一看，脸色一变，汗珠直冒：“啊呀！地委的杨科长，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，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啦！快，快请到办公室去。”曲跃进随即便殷勤地把杨竹平请进了村委办公室。

村委办公室的墙上挂着几个放着奖状的大镜框，其中还有

表彰先进党支部和曲跃进这个“优秀共产党员”的，杨竹平不觉心中一阵好笑。没等杨竹平坐下，曲跃进忙着沏茶拿烟。

这时大楞和光头也跟来了，两人低头垂手，站在门外。曲跃进把他俩喊进来，厉声说道：“今天你俩给我闯了大祸，为了让你们记住这个教训，我决定每人罚两千元，这事我也有责任，没把你们教育好，也罚我两千，你们马上把罚款拿来，顺便也到我家拿上两千元，快去快回。”

那两人连声说道：“是是，我们甘愿受罚，我们这就去拿钱。”他俩说着，转身就走了。

这时，曲跃进又问：“杨科长，来这里还有什么公事吗？我曲跃进很喜欢结交朋友，不论公事私事，只要我能办到的，一定办。”

杨竹平知道他在摸底，心里想：曲跃进问题严重，但今天不能惊动他，便说：“我家就在西边杨家庄，回家看了看，回机关从这里路过，既无公事，也没私事。今天发生的这点事情，我也有责任，他们问我，我没好好回答，才把他们惹火了，这事也就过去了，权当没有发生。”

曲跃进一听，满脸愁云顿散，站起身来，握住了杨竹平的手说：“杨科长大度，宰相肚里能撑船，够朋友！”

这时，大楞和光头急颠颠地跑来了，他们把六千元钱放到了桌子上，曲跃进说：“这里没有你们的事了，走吧。”两人转身走后，曲跃进把钱拿起来，说：“杨科长，这点小意思就算是我给你赔罪，不成敬意，请你一定收下。”

杨竹平何等样人，他自然知道，这钱是何意，急忙把钱推回去，曲跃进一看急了：“杨科长不收，就是不肯饶恕我的错误；再说，如果不狠狠惩罚他们一下，是不会接受教训的。你也知道，这事告到法院，也要赔偿你的精神损失，这是合情合理合法的

呀！你要真不收，我就给你杨家庄的父亲送去。”

杨竹平本想拒不收下，又怕引起曲跃进的警觉，如果他做些手脚，反而坏事，不如先稳住他，回去把钱交给领导，如何查处，由领导决定。想到这里，杨竹平微微一笑，把六千元钱收进了口袋。可他哪里想到，这钱口袋里一进，他杨竹平就钻进了曲跃进设下的圈套之中！

杨竹平借口要赶车回地委，不动声色地和曲跃进告了别，当他走到临近公路的一个僻静处，忽然从路旁的山沟里蹿出两个蒙面大汉，一前一后挡住了他的去路。杨竹平猛地一惊，大声喝道：“你们要干什么？”

一个瘦子说：“不干什么，兄弟们缺钱花了，请留下点买路钱。”杨竹平知道遇上劫道的了，仗着一身凛然正气，他厉声说道：“我是从地委来的，身上没带钱。”一个胖一点的家伙笑笑说：“嘿嘿，地委来的？我们干这一行的，管他是地委来的，还是省委、中央来的，留下钱就放行。”

杨竹平看看四周，这时正是中午，路上没有行人，地里没有干活的农民，哪怕喊破喉咙，也不会有人前来救应，他想扭身逃跑，无奈两只手臂被他们死死扭住，难以脱身，最后，那六千元钱和他随身带的三百元，都被那两个蒙面大汉搜去，只给扔下了二十元钱，大概是让杨竹平乘车的，然后就跑了。

杨竹平愣愣地看着两个贼人顺山沟跑去，很快翻过一道山坡，就不见人影了。这时，杨竹平觉得今天的事情有点蹊跷，他急忙跑进山沟，又爬上高坡，时下正是初冬，田地里已没了庄稼，登高望远，一目了然，只见那两个家伙转了一个大弯子，最后又回到曲家屯去了。杨竹平恍然大悟：这又是曲跃进导演的一幕好戏！

杨竹平猜得一点不错，这个曲跃进，确是千年的精怪，老谋

深算：他知道这姓杨的科长不是好惹的，他要是回去把曲家屯的情况汇报领导，肯定会招来泼天大祸，所以，这六千元钱是堵嘴的一块肉，一定要花；可是，如果他姓杨的把这些钱交给领导，这钱就成了我曲跃进的罪证，倒不如再派人把钱抢来，这样，姓杨的既没有捞到钱，又欠了我的情；如想做黑脸包公，还得心口挖肉，自己赔上六千元，可这钱又作不了我曲某人的罪证……瞧这家伙，想得有多绝！于是，曲跃进当机立断，派出两个亲信把钱抢了回来。

再说地委书记吴铁山开了一天的会，吃过晚饭，回到办公室，正牵挂着曲家屯的事，门“吱呀”一声被推开了，杨竹平神色黯然地走了进来。

吴铁山霍地站起：“小杨，事情怎么啦？”杨竹平就把去曲家屯的经过从头到尾，如实作了汇报，吴铁山沉思了片刻，点上一支烟，深深地吸上一口，说：“看来这个曲跃进不但问题严重，而且诡计多端。我马上再派人去，一查到底，不过，为了工作方便，你暂时不要去了，我派其他人。”

吴铁山的话掷地有声，小小曲家屯风波顿起……

3. 天怒人怨

隔了一天，上午九点，一辆轿车在石门镇街头停下，从车上下来两个人，一个是地委纪委的处长孟继全，一个是地区报社的青年记者鲁小桐。他们下车之后，轿车调头就回去了。根据吴铁山的指示，为了尽快摸清镇长姜开伦和曲跃进的关系，准备先在石门镇上暗访一番。

石门镇天怒人怨，街谈巷议之中尽是老百姓的不平之言，孟继全和鲁小桐打听到：镇上三个月没发退休金了，可姜开伦盖的

那幢小别墅竟花三十多万；曲跃进傍的是姜开伦的粗腿，姜开伦的靠山是姐夫马副县长……曲家屯上敢当出头椽子和他们斗的，除了曲林茂，还有一个铁骨铮铮的硬汉叫郭天亮……



孟继全和鲁小桐密访了一番后离开石门镇，步行到了曲家屯，看看表已经三点了，就到村里办的一家酒店去住下，在登记时，服务员听说是报社的记者，忙把一个姓刘的经理叫了来。刘经理打着笑脸，试探着问：“你们是不是上级派来的？我马上报告曲支书，请他来向两位汇报一下工作。”孟继全忙说：“不用了，我们这次下来，是要了解一下面上的冬季农田水利建设情况，回去写一篇综合性报道，我们住一宿就到别处去，不麻烦这里的领导了。”

可是，孟继全他们刚住下，刘经理就去告诉了曲跃进。曲跃进一听是地区报社的，又联想到前天杨竹平来曲家屯，顿时慌了手脚，急忙对刘经理说：“我看这两人是有来头的，我们要有备无患，你要严密注意他们在酒店的动静，外边的活动，我马上安排。”

刘经理走后，曲跃进立即作了周密的部署，安排停当，为了探个虚实，他要亲自见见这两位记者。可等他到了酒店，孟继全

他们已经外出。

孟继全和鲁小桐是吃过晚饭后出去的，他们先在村里转了一圈，又轻而易举地找到了曲林茂的家。他们走进小院，看见了因为告状而被人烧毁的房子，又听到屋里有人说话，两人侧耳细听，声音清晰可辨，一个说：“曲支书叫我来看看你，家里有没有什么困难，还给你带来一千元钱，关于烧的房子，支书也说啦，明天就派人带着料来重新修好。”话刚说完，另一个声音响了起来：“哎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我不需要什么钱，另外，那房子不能修，留着好，以后有人来参观参观，多有意思！”

这时，有位大娘听到院子里有脚步声，出来一看，见是两个陌生人，就问：“你们找谁？”鲁小桐说：“找曲林茂大爷。”“快进屋，他在家。”正说着，一个老头闻声出来，只见他高高的个，黑脸浓眉，说起话来声如洪钟：“我就是曲林茂，你们是从哪里来的？”鲁小桐说：“我们是地区报社的记者，想来串串门。”曲林茂见来人说话随和可亲，便笑脸相迎：“快进，快请进。”

两人进屋坐下，见屋子里还有个五十上下的人坐着，正琢磨着如何开口，曲林茂忙介绍道：“这是村治保主任，”接着又问孟继全，“你们是地区的？你们认识吴铁山吧？听说他现在当了大官啦！”

孟继全说：“认识，他是地委书记。”

曲林茂故作惊讶地说：“啊呀，四品州官呀，他现在一定是住上将军小洋楼啦？”孟继全笑笑说：“吴书记很俭朴，就住在地委机关的旧宿舍楼里。他说，全区不脱贫，他坚决不住新房……”

曲林茂很认真地摇了摇头：“那是说着哄哄我们的吧？我想，他不但住着高级小洋楼，家里至少喂着两只老虎看门，起码有一个团的兵保卫他。”

几个人一听都笑了，鲁小桐说：“曲大爷真会开玩笑，吴书记不搞特殊，不摆架子，很普通的。”曲林茂说：“我还是不相信。你别看我们曲家屯，群众穷得叮当响，可是村支书肥得流油，住的是小洋楼，门口还有两只大狼狗，出门有保镖，回家有警卫，他那一小洋楼，村民都不能靠近。那吴铁山，管着全地区五百万人口，比曹操那八十三万人马多得多，所以，你们说的，我就不相信。”他扭头又问治保主任，“主任，我说得对不对，不是造谣吧？”

那治保主任的脸早就红了，凳子上活像放着一盆火，坐立不安，可他就是不走，听曲林茂这么问他，很尴尬地说：“大哥，别开玩笑啦，人家地区的记者来了，多说点好听的吧。”曲林茂脸一变，说：“说什么好听的？这些不是很好听吗？哼！叫我昧着良心说假话，从娘肚子里出来就没学会，实说了吧，你们这些村干部，别的不会，就会吃喝嫖赌，贪赃枉法，还会强奸女人，我们这个村，别东西不缺，就缺着动枪杀人啦！”

治保主任是曲跃进刚派来安抚曲林茂的，不想非但没有封住嘴巴，这辈老头反而趁机把问题全抖出来了，所以越听越火，他说：“曲林茂，有意见提意见，可不能胡说八道啊！”

曲林茂霍地站起来，怒气冲冲地说：“谁胡说八道？是你们胡说八道！我向镇上反映问题，姜镇长还说我神经病呢！找医生看看，我有神经病吗？你今天无故送来一千元，又要给我修房子，我看，这倒是在犯神经病呢！”

孟继全见曲林茂捅出了曲跃进的要害问题，现在又跟治保主任顶了牛，就适时劝解说：“林茂大叔，有些事情还是要慢慢解决的。”

曲林茂也很知趣地说：“对，不说啦，不说啦！不过，我还要说一句，不说不等于我没有话说！”孟继全和鲁小桐从曲林茂家

出来,又去找郭天亮……

4. 狗急跳墙

这几天郭天亮正集中精力在写控告信,孟继全他们去时,刚刚写完。郭天亮一听他们是从地区来的,就把控告信交给孟继全。孟继全看了一遍,问:“你写的这些都是事实?”

郭天亮拍着胸膛说:“这八大罪状,条条属实,如有不实,我负法律责任。就说曲跃进强奸的三个姑娘,都有名有姓,有时间有地点,村里还有五个俊点的姑娘,害怕被他糟蹋,吓得跑到外地打工去了,也都有名有姓。被曲跃进手下的人打伤打残的,被罚款关押的,也有人证物证,如不相信,请你们调查。”

孟继全把信收好说:“好,我把这封信带回去,保证送到地委书记手里。如果因为写这封信,他们打击报复,你到地委直接找我。”

他们哪曾料到,他们说的这些话,隔墙有耳,都被曲跃进的亲信躲在后窗下听去了……

曲跃进一听亲信的密报,立时慌了手脚,他知道曲林茂刚才说的一番话,郭天亮的那封控告信,那全是点燃了的炸药包,眼看他曲跃进苦心经营多年的一切,将会炸个天崩地裂,他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,团团转着。不过,曲跃进鬼心眼子多,眼珠子一转,猛地一拳砸在桌上:我豁出去了,今天不是鱼死,就是网破!他急忙派人把酒店的刘经理叫来,吩咐说:“今晚有件重要的事情要你去办,干好了,每人奖两千元;干不好,我马上撤你的职!”

刘经理在曲跃进手下,本来就像哈巴狗一样,又听说奖金两千块,当即一拍胸脯说:“曲支书有事尽管说,上刀山,下火海,